顏氏學記

顏氏學記卷二　習齋二

戴望撰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朱子曰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旣是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爲佛氏六賊之說浸亂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卽理之氣理卽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眶皰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皰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祇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卽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

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卽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惟
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爲之
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
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駁氣質性惡以下存性編
朱子原亦識性但爲佛氏所染爲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張氣
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
與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氣質而求
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卽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
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
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中庸曰尊
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當惻隱者卽惻隱當羞惡者卽羞
惡仁不足以恃者卽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卽以仁濟之或

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卽視當聽卽聽不當卽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染之足患乎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見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燮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咸若地平天成乃吾性全量故謂變化氣質爲善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問罪於兵而責染於絲也知此則宋儒之善理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卽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卽有堯舜之性愚賤氣質卽有愚賤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愚賤決不能爲堯舜則誣矣吾未得與之辯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明儒

程朱因孟子嘗借水喻性故亦借水喻者甚多但主意不同所

以將孟子語皆費牽合來就己說今卽就水明之則有目者可
其見有心者可其解矣程子云淸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
爲水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不可以惡者不爲性乎非正以惡
爲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澂澈淵湛者水之
氣質其濁之者乃糅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
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
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淸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
可也借水喻性。

中者性善也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
能惻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斷之物而羞惡能直及之是性之
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
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

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爲一雖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味紛乘貞邪不一惟聖人秉有全德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於外引而之左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據於己引而之右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鄙吝之柔惡出焉以至毒惡被引而爲侮奪殘忍辭讓被引而爲僞飾諂媚是非被引而爲姦邪小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齟齬良心時見不純爲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士豪傑易知過而自反下此者則引愈頻而蔽愈遠習漸久而染漸深以至成其貪營鄙吝而所性之仁不可知矣成其侮奪

發忍而所性之義不可知矣成其僞飾諂媚與夫姦邪小慧而所性之禮智俱不可知矣烏呼禍始引蔽成於習染以耳目口鼻四支百骸可爲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素帛而汙爲黑赤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然色之汙者雖故質尚在而驟不能復素人則極凶大憝本性自在止視反不反力不力之閒耳發一吏婦淫奢無度已踰四旬疑其習與性成矣丁亥城陷產失歸田樸素勤儉一如農家乃知繫蹠囹圄數年而出之孔子之堂又數年亦可復善吾故曰不惟有生之初不可謂氣質有惡卽習染極凶之餘亦不可謂氣質有惡也此孟子夜氣之論所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稱夜氣之說則亦依希之見而已矣性說一

吾之論引蔽習染也姑以仁之一端觀之性之未發則仁旣發

則惻隱順其自然而出父母則愛之次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戚黨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視父母有別矣愛宗族戚黨鄉里視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於愛百姓又別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見推之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盈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愛焉是謂貪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弑父弑君吝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於愛不獲宜而為不義愛無節文而為無禮愛昏其明而為不智皆一誤為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於父母

則愛妻子非惡也使篤愛於人則愛物非惡也如火烹炮水滋潤刀殺賊何咎或火灼人水溺人刀殺人非火水刀之罪也亦非其熱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涂非手足之罪也亦非持行之罪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也皆誤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惡也習染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也而惻隱其所當惻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眞反以氣質為有惡而求變化之是戕賊人以為仁義遠人以為道矣然則氣質偏駁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養省察摩厲乎詩書之中涵濡乎禮樂之場周孔教人之成法固

在也自治以此治人卽以此使天下相習於善而預遠其引蔽
習染所謂以人治人也二
仁之勝者愛用事其事亦有別矣如士庶人卿大夫諸侯天子
之愛親見諸孝經者仁之中也有大夫而奉親如士庶者不及
士庶如大夫之奉親者過而未失乎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
節亦非惡也惟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惡矣若甘旨進父
母何惡有妻媵而辱恩情於匪配則惡矣若恩情施妻媵何惡
故吾嘗言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不能奪也全體者爲全體之聖賢偏勝者爲偏至之聖賢下
至椿津之友恭牛弘之寬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
偏爲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
宜將愛父母如路人對盜賊而欷歔豈不成其不宜之惡乎仁

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敷將同人道於犬馬踰東家摟處子豈不成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智則可否無辨將從井救人莫知子惡豈不成其迷惑之惡乎予以爲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說斷無天性之仁而有視父母路人者蓋本性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相離也但不盡如聖人之全相濟如攜耳試觀天下雖甚懦夫不能無所羞惡無所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其有愛父母同路人對盜賊而欲獻者必其有所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也義禮智猶是也孰觀孟子而盡其意細觀赤子而得其情則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而且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是也是明明德之學也卽謂爲變化氣質之功亦無不

可有志者實以是爲學爲教斯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存心養性乃再見於今日矣三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此語可詫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誰說是對言若必分輕重則孟子時人競言性但不知性善耳孟子道之之意似更重善字

朱子述伊川曰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情既熾句是歸罪於情矣非王子曰程子之言似不非熾便是惡子曰孝子之情淡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者又惑於莊周矣

又曰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眞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無中節之閒耳

以不中節爲非亦可但以爲惡妄則不可彼忠臣義士不中節
者豈少哉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
未嘗不善至於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
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也

此段精確句句不紊而乃他處多亂何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
高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　按朱子此段是因樂記語而釋
之可見漢儒見道猶勝宋儒

張南軒答人曰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
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玩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句作已
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從心生正指人生以

後而言若人生而靜以上則天道矣何以謂之性哉

程子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噫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敖晉揚食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爲明證者也亦言氣質之惡者以爲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弑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向母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於爲惡耳今卽氣稟偏而卽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可爲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

朱子曰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襍乎氣質而言之

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襍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

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言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內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宋儒強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冤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眞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爲金俱相若也惟其有等差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質性皆於性相近一言括之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貨以至弒君弒父無窮之罪惡皆於習相遠一句括之故曰非才之罪非天

之降才爾殊孔孟之旨一也昔太甲顛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將曰此氣質之惡而伊尹則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而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諉覺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諺矣其誤世豈淺哉

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以聖人所罕言而諄諄言之至於何年習數何年習禮何年學樂周孔日與天下共見者而反後之便是禪宗

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

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

善哉書記仞性眞確朱子不如大舜舍己從人矣殊不思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冰炭何近之有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於程張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程張隱爲佛氏所惑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氣質一說誣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來學誤甚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但其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淸濁厚薄焉耳但不宜輕出一惡字馴至有氣質惡爲吾性害之說立言可不

愼乎　流於惡流字有病是將謂原善而流惡或上流善而下流惡矣不知原善者流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其所謂惡者乃是他涂歧路別無點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於東海絕不加濁其有濁者乃虧土染之不可謂水本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爲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

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朱子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的這箇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此段朱子極力刻畫氣質之惡明乎此則氣質之有惡昭然矣夫明乎此則氣質之無惡昭然矣夫氣偏性便偏一言是程朱氣質性惡本旨也吾意偏於何物下文乃曰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便是惡烏呼世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人邪人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性邪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今即有人偏勝之甚一身皆是惻隱非偏於仁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屈原一流人其下焉不知學則輕者爲姑息重者爲貪溺昧罔然其貪溺昧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此好色好貨大率偏於仁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惻隱曰此是好色此是好貨

豈不誣乎卽有人一身皆是善惡非偏於義之人乎其人上焉
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伯夷亥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海
瑞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爲傲岸絕物重者爲很毒殘
暴然其很毒殘暴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
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大率殺人戕物皆偏於義者
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善惡者曰
此是殺人此是戕物豈不誣乎墨子之心原偏於惻隱遂指其
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可乎但彼不明其德無析義之功見此
物亦引變而出見彼物亦引變而出久之相習卽成一兼愛之
性其獘至覩父母如路人則惡矣然亦習之至此非其孩提卽
如此也卽朱子亦不得不云孟子推其獘至於無父則下句不
直承之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質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旣云氣稟之性便是四端之性別無二種則惡字從何加之可云惡之性卽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耳然偏不可謂爲惡也偏亦命於天者也襍亦命於天者也惡乃成於習耳如官寮然正長固君命也丞貳獨非君命乎惟僭僞非君命耳如生物之本色然五色兼全且均勻而有條理者固本色也或黃或白與色有錯襍者獨非本色乎惟爲汙泥所染非本色耳今乃舉丞貳與僭僞同誅以純色錯采與汙泥並棄是惟正長爲君命全美爲本色惟堯舜孔孟爲性善也烏乎可

周子太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壽涯豈其論性亦從此

誤而諸儒遂皆宗之歟

水流至海而不汙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水流未遠而濁是水出泉卽遇易虧之土水全無與也水亦無如何也人之自幼而惡是氣質偏駁易於引蔽習染人與有責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　人家牆卑易於招盜牆誠有咎也但責牆曰汝卽盜也受乎哉

因言舊時人嘗載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筧中上面傾水從筧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使漸如

故

此正洗水之習染非洗水之氣質也

而今講學用心着力都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

然則氣又有用如此而謂其有惡乎

氣有淸濁譬如着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卻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

此紙原以罩燈火欲燈火明必拆去紙氣質則不然氣質拘此性卽從此氣質明此性還用此氣質發用此性何爲拆去且何以拆去　拆而去之又不止孟子之所謂戕賊人矣

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

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卻是有性外之物也

以未發爲兼不善已發則善惡形是謂未出土時純是禾旣成苗時卽成麻與麥有是理乎至謂所以爲惡亦自此理而發是誣氣質竝誣性其初尙近韓子三品之論至此竟同荀氏性惡楊氏善惡混矣

北溪陳氏曰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至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方見得善惡所從來又曰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程張於衆論無統之時獨出氣質之性一論使荀楊以來諸家

所言皆有所依歸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是以其徒如空谷聞音欣然箸論舉世而天下之爲善者愈阻曰我非無志也但氣質原不如聖賢耳天下之爲惡者愈不懲曰我非樂爲惡也但氣質無如何耳且從其說者至出辭悖戾而不之覺如陳氏稱程子於本性之外發出氣稟一段噫氣稟乃非本來者乎本來之外乃別有性乎又曰方見得善惡所從來惡既從氣稟來則指漁色者氣稟之性也黷貨者氣稟之性也殺父殺君者氣稟之性也將所謂引蔽習染反置之不問是不但縱賊殺良幾於釋盜賊而囚父兄子弟矣異哉

潛室陳氏曰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箸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之說爲未備

觀告子或人三說是孟子時已有荀楊韓張程朱諸說矣但未明言氣質二字耳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思不及乃去聖人之世未遠見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即此爲存心即此爲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時儒者視氣質甚重故雖異說紛紛終不敢直誣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於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別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五經語孟之文行楞嚴參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爲粗迹則自以氣骨血肉爲分外於是始以性命爲精形體爲累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相衍而莫覺其非矣賢如朱子而有氣質爲吾性害之

語他何說乎噫孟子於百說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於萬世今乃以大賢諄諄然罷口敝舌從諸妄說辨出者復以一言而誣之曰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原不會折倒告子何其自是所見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

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詳詩與子言物則非性而何況朱子解物則亦云如有父子則有孝慈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非謂孝慈卽父子之性聰明卽耳目之

性乎今陳氏乃云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是謂物則非性矣又云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是物則非義理之性並非氣質之性矣則何者爲物之則乎大約宋儒仞性大端既差不惟證之以孔孟之旨不合即以其說互參之亦自相矛盾者多矣如此之類當時皆能欺人且以自欺蓋空談易於藏拙是以舍古人六府六藝之學而高言性命也予與友人法乾王子初爲程朱之學談性天似無齟齬一旦從事於歸除法已多謬誤況禮樂之精博乎昔人云畫鬼容易畫馬難正可喻此

臨川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分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汙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

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

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說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凡孟子言才情之善即所以言氣質之善也歸惡於才情氣質是孟子所深惡是孟子所亟辯也宋儒所自恃以爲備於孟子密於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者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爲孟子所辭而闢之者也顧反謂孟子有未備無分曉然猶時有回護語未敢遽處孟子上至於元儒則公然肆口以爲程朱言未備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荀楊世俗之論性者言也是夷孟子於荀楊世俗矣明言氣質濁惡汙吾性壞吾性不知耳目口鼻手足五臟六腑筋骨血肉毛髮秀且備者人之質也雖蠢猶異於物也呼吸

充周榮潤運用乎五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蠢猶異於物也故曰人爲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靈而能爲者即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爲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並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也以作聖之氣質而視爲汙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家六賊之說其勢不混儒釋而一之不已能不爲此懼乎　觀至雖與告子言終不足以辭告子之惑至今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嘆曰吳氏何其似吾童時之見也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內章見敬叔敬弟之說猶之敬兄酌鄉人也公都子何據而遽暸然不復問乎飲湯飲水之喻猶之敬叔敬弟也季子何見而遂憮然不復辯乎至後從長之者義乎悟出則見句句是義內矣今觀孟子辯性諸章皆據人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

白告子性甚執不服必更辯今既無言是已折倒也吳氏乃見爲不足解惑見爲未折倒告子是其見卽告子之見而識又出告子下矣

宋子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程朱志爲學者也卽所見異於孟子亦當虛心以思何爲孟子之見如彼或者我未之至乎更研求告子荀楊之所以非與孟子之所以是自當得之乃竟取諸說統之爲氣質之性別孟子爲本來之性自以爲新發之祕兼全之識反視孟子爲偏而未備是何也公聖遠而六藝之學不明也孟子正如三五之月公日之光未遠尊望孔子爲的意見不以用曲學邪說不以褻程朱則如末旬之夜一明星亘其時瞥然之星既不足比光而公日月又遠卽儼然自居於日而明月亦不知尊矣又古者學從

六藝入其中涵濡性情歷練經濟不得躐等力之所至見斯至焉故聰明如端木子猶以孔子爲多學而識直待垂老學焉方得聞性與天道夫子以顏子比之爽然自失蓋因此學好大驚荒不得也後世誦讀訓詁主靜致良知之學極易於身在家庭目遍天下想像之久以虛爲實遂侈然成一家言而不知其誤也

或曰昔儒之言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顧漢末非行王道時也孔明何以出唐葉無行王道事也鄴侯何以相是必有濟時之策矣況王政非十年經理十年敎養十年浹治不能舉也倘遇明主賢相不忍斯民之水火欲急起拯之而人材未集時勢未可將舍此無道則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又何說也愚古人曰王道無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爲今計莫要於

九典五德矣除制蓺重徵舉均田畝重農事徵本邑輕賦稅時工役靖異端選師儒是謂九典也躬節儉遠聲色禮相臣慎選司逐佞人是謂五德也為之君者充五德之行為九典之施庶亦駕文景而上之矣然不體聖學舉聖法究非所以致位育追唐虞也是在為君者濟時以下存治編

嘗讀禮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崇禮義養廉恥也故女無行媒不相知名士不為臣不見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尚矣下至衰世猶有光武就見之子陵昭烈屢顧之諸葛如四子者固有以自重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自唐宋試之以無用之詩文上輒曰選士曰校士曰恩額曰賜第士則門赴考曰赴科曰赴選縣而府府而行省行省而京師其閒問先察貌索結登年巡視搜檢解衣跣足而名而應挫辱不可殫言烏呼奴之邪盜

之邪無論庸鄙不足有爲即有一二傑士迫於出仕氣喪入九
矣豈道義自好者不屑就也而更異其以文取士也夫言自學
問中來者尚謂有言不必有德況今之制藝遞相襲竊通不知
梅棗便自言甘酸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鄉相
習從此孔竅過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顧甘以此
驅天下也觀之宋明淺可悲矣竊嘗謀所以代之莫若復古鄉
舉里選之法放明舊制鄉置三老人勸農平事正風俗六年一
舉縣方一人如東則東方之三老覩德可敦俗才堪涖政者公
議舉之狀書某某淺知其才德兼以事實之縣令即以幣車迎
爲六事佐賓吏人供用三載經縣令之親試百姓之實徵老人
復躋堂言曰某誠賢則令薦之府狀書某令淺知其才德亦兼
以事實之則守以禮徵至其有顯德懋功者即薦之公朝餘仍

留爲佐貳三載經府守之覲試州縣之實徵諸縣令集府言曰某誠賢則府守薦之朝廷狀書某守淺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命禮官弓旌車馬徵至京其有顯德懋功者卽因才德受職不次餘仍留部治事親試之三載凡經兩舉用不及者許自辭歸進學老人令守薦賢者受上賞不肖者受上罰則公論所歸請託不行矣九載所驗賢否得眞矣卽有一二勉強爲善盜竊聲譽者焉能九載不變哉況九載之閒必重自斂飭卽品行未粹者亦耄而可用矣爲政者復能久任考最於九載十二載或十七八載之後國家不獲眞才天下不被實惠者未之有也

重徵舉

古之善靖異端者莫如孟子古之善言靖異端者莫如韓子韓子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善哉三言盡之

矣愚嘗取而詳推之目前耕耘皆三代之赤子弟自明帝作俑無恥之民從而效尤妄談禍福侈說神僊枝連蔓長焚香講道者遂紛紛其實猶然中國之民也一旦收爲左道之誅豈不哀哉考古謀今靖之者有九一曰絕由四方戒異服人不許入中國二曰厺依令天下毀妖像禁淫祠三曰安業令僧道尼姑以年相配俱歸族不能者各入地籍許鬻寺觀瓦木以易宅舍給香火地或逃戶地使有恆產幼者歸族老而無告者入養濟院夷人仍縱之厺皆所謂人其人也四曰清檗有爲異言惑衆者誅五曰防後有藏佛氏經卷者誅獻者有賞六曰杜原令碩儒多著闢異之書深明彼道之妄皆所謂火其書也七曰化尤取向之名僧長道令近正儒受教八曰易正人給曲禮少儀內則孝經等使朝夕誦讀九曰明愆旣反正之後察其孝行或廉義

者旌表顯揚之察其愚頑不悟者責罰誅戮之皆所謂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也如此則羣黎不邪愚家戶有倫理男女無抑鬱之氣兆姓無絕嗣之慘徵休召祥蔑有極矣且儉土木之浪費杜逃亾之巢穴驅游手之無恥絕張角等之根苗風淑俗美仁昌義明其益不可殫計有國者何憚而不靖異端哉若慾於禍福之說則前鑒固甚明也靖異端

佛輕視此身以耳目口鼻心意爲六賊故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脫諸妄說大要欲全其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說則天下無性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暗暗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未聞聖人之言性未見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周孔之言性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

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則無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即以耳目論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無蔽焉使吾耳聰達四竟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四表也孔子視思明聽思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明者目之性也聰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而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吾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在色也去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以養吾耳賊在聲不在耳也賊更在非禮之聲不在聲也去非禮之聲則耳達四竟之聲正以宣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咸若是推之父子君

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故禮樂繽紛極耳目之娛而非欲也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幻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惟闔眼内顧以爲虛靈不昧猶瞽者坐暗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聲色身心不接天下之人事而自謂妙悟可謂妄矣安在其洞徹萬象也哉且視身爲賊絕六親而不變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啖鷹舍身餧虎何其顚倒錯亂也哉以下存人編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爲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

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以事爲不襍以旁念敵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爲得之矣或豫燭未來或耶妄相感人物小有徵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爲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故身歷而知其爲妄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不著地不見沙泥不見風石之水一動一箸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鏡裏花水中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公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即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徵之吾身而已矣徵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仁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

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紊合內外成人己通身世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鄰比上暨廟廊祖自灑掃精通變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徹吾性之德全矣以觀空中洞照猶腐草之螢耳何足道哉

顏氏學記卷三　　習齋三

戴望述

先生八歲就外傅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劒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蒙養時卽不同也以下李塨王源所撰年譜

朱翁爲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寧爲眞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略曰淫邪情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情肆不侵而四體和矣亂臣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商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息而天地昭矣縣幕友孫明大奇之迎見如上賓騎遇輒下

通州任熙宇閬先生名寄書言道不外飲食男女應事接物之
閬先生答書云君抱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其長刀筆也
熙宇又書至曰凡譽人失實即己身離道僕之爲下輕誣以蕭
曹卽君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竦然每向人道之
同王溶乾訪五公山人問學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
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于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
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賊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
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于等起兵討賊下雄縣新城容城
誅其僞官已而賊敗　淸師入衆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
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嘗集二十一史兵略爲此書十卷曰兵
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以決戰爲先曰出奇設
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據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

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克敵在無欲速又著迎鑑獨觀亦多篤論

訪張石卿問學石卿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而已

丙午三十二歲除夕嘗先儒主稱周茂叔爲先聖堯案先生亦嘗稱朱子爲聖人卽宗信之亦何至是蓋先生性篤摯銳往故早年見似而以爲眞也

天下小過聖人必爲提撕恐陷於惡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爲包荒恐絕於善也故陶詩云亟亟魯中叟彌縫使其醇

自驗無事時種種穢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聖人無他治洽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爲禮樂使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生俗情亦不入此堯舜三

王所以盡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

世有聰明慈惠而交人無善道應事無成法者亦有內外善交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閑習技藝而邦家多怨秉彝不可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

齊泰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虛矣何以壯之六藝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託空言自有父子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數齊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卽爲空虛卽爲支離

王法乾憚學習六藝先生曰古人以文會友後世以友會話談論聲話也紙筆畫話也敬靜之空想無聲未畫之話也

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職銜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寵近幸也以廷杖詔獄挫辱士大夫非養廉恥也問罪充軍以武爲罪徒也

誰復敵愾

士鈞問孔子稱管仲為仁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荆楚偪不有管仲孰為尊攘至七雄之世功利誇詐之習成發政施仁之道息孟子所以不得不抑之也後之講學則不然虎豹已鞹矣猶云盜質邢衛已亾矣猶云羞管虛言已蠹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

率門人習射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思孔子曰回之仁賢于丘賜之辯賢于丘由之勇賢于丘此聖道之所以光也漢高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國吾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其終窮矣乎

有求文者謝以儀卻之語門人曰君子貴可常不貴矯廉邀譽

昔子路拯溺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貴之曰自此魯無拯溺

者矣今蠢人無醫自朱振陽施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先三祖施館教會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卻此有謂也不可忽也

體常人之情則不校體愚人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憐則不忍校懼則不敢校矣

齊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目聰明支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欲積精寡言積氣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脩身也閑男女之邪心飭彝倫之等殺正一家之德也害室固器皿備職事明利一家之用也倉箱衮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脩百官治利一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齊治也

請九苞問曰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

行也如某甲田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咨洽使十九家仍爲甲佃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賢而仕仍食之否則一夫可也

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

錄祁州學碑刻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藝以律易御禮律書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笞四十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

此殿法誰實壞之源案三代以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無王佐之才如先生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不久卽變不變者後人壞之惜哉惜哉

爲治去四礙其淸明矣乎時文也僧也道也娼也

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劒佩觿決褋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亦如之壁間置弓矢鉞戚籥磬算器馬策及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峩冠博帶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或返觀靜坐或執書伊吾或對談靜敬或搦筆箸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硏梨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

王法乾指其門人某曰渠能以冷眼窺人先生曰切不可敎之

如此昔人有言社稷丘虛凡爲子孫者當戮力王室且勿以名分相責方今孔子之道墜地但有志者卽宜互相鼓舞以相勉於聖道之萬一有人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八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尺寸未進先存心摘人短此何意也

敎塛三滅曰滅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專習行滅學業以卻褋亂如方學兵且勿及農習冠禮未孰不可更及昏禮

又語塨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之曰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略其實此權字卽未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洞察乎利害而理與焉世儒等之說詐之流而推於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此陳同甫所爲扼腕也僕以爲三代聖賢仁者安仁也漢唐豪傑智者利仁也

孫問古人子婦事舅如父今遠避以爲禮何也曰古人三十而娶有子婦則已老矣故可近事今人昏早父子年多不甚相遠則別嫌爲禮時之宜也

勇達德也而宋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欲注之則與夫子不懼二字及勇士不忘喪其元臨陳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矣柰之何不胥天下而爲婦人女子乎

謂夏希賢曰賢何罪須知父母不悅卽我之罪賢何愆須知感動父母不能卽我之愆愆字更苦更精蓋罪猶有事實可指愆則竝無其事但見父母不允必我心中有不可感動者在也

周孔似逆知後世有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者故德行藝總名曰物明乎六藝固事物之功卽德行亦在事物內大學明親之功何等大而始事祇曰在格物空寂靜悟書冊講誦焉

可澗哉

蕭百一書來論學百一名已百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士髦嘗薦於朝已而國變遂高隱與琛往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信忠恕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深意也可為名言

滿洲筆帖式關拉江問性情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言宋儒不識性並才情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徆於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亂其喪哉先生書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台矣

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

一日晏起因怠喪中廢業業以毀隳極易委惰故先王制祝詞日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慕不遑不惰猶易練以後哀怠日殺心身少事逸斯惰矣惰愈懈怠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謂張文丹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

寸文孝之子靜之來言靈壽令陸隴其求先生所箸書湧苑令邵嗣堯欲相見先生謝曰拙陋不交時貴吾子勿游揚也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必於湛然虛靜之中凜上帝臨汝之意則靜存正功也若宋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丹家所謂內視乎

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訟曰敗兵若以銖稱鎰
後世詩文字畫乾坤四囊也
內篤敬而外肅容體之根心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
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
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焉能亂我哉
文章之禍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家國則害家國
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
意之悲也
高明覆物萬物歸我洞照萬象一象不沾儒釋相去天淵也
定其心而後言自無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
皆由逐物未嘗以我作主
先生曰唐楊瑄疏言選士專事文辭自隋煬帝置進士科始加

以帖括自唐高宗聽劉思立之奏始乃爲世害至今乎
凡罪皆本於自欺言聖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全欺也卽言聖
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半欺也泫乾規先生曰身不及
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身願共勉之
有一夫不能下亦傲惡有一事不耐理亦怠惡有一行不平實
亦僞惡有一錢不義得亦貪惡
晤邢夔敎諭賁聿修故人也曰人言敎職爲閒署不知人才爲
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脩身布敎之道
徧班勝固見民以歲凶流亾惻然出錢及衣周之草遊客書寄
縣令諷以四急一急停徵一急賑濟一急捕蝗一急請上官行
文各處安集流民
至夏峰晤孫徵君子五君協七君孚十一君爽具雞酒祭徵君

哭之拜耿保汝因同孫平子孫箕岸登嘯臺弔彭餓夫墓酹以
酒盥漱百泉時保汝卒子爾艮及楊蔭千楊誠甫李天祜孔詒
仲陸續至乃以存學質保汝曰請問孔孟在天之神以爲是否
程朱罪我否保汝曰孔孟必以爲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目
前習見未化者起紛紜耳先生曰苟無獲戾先儒而幸聖道粗
明生死所不計也保汝曰如此無慮矣乃爲暢言六藝之學保
汝出其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治合浹相得流連幾
十日乃別蔭千以車馬贈行保汝名極定與人從孫徵君移家
夏峰高隱力學
見孫徵君門人原武張燦然天章以常功及存學質之天章喟
然曰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先生略言之天章曰
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先生曰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

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學者日衆

張天章來曰學者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述亦不容已先生曰孔子強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平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如效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凶歲轉移遭亂記産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於述乃武周述事之述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爲司寇辨五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注記其文字也後儒以講書注解託聖人之述可乎況靜中了悟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毫無與於性分之真體位育之實功也聖門下學上達原有正途不然孔子曰與七十子習行祖述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幾爲千古之拙師七十子竟成愚

徒乎天章曰顏子仰鑽瞻忽如立卓爾是何物豈顏子枯寂乎先生曰否顏子明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豈空中玩弄光景者比也後儒以文墨爲文以虛理爲禮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講博著不又天淵之分邪天章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客坐久體愈容愈恭先生因指曰非夙用戒愼功此容不得於人前矯強也故一堅識君天章悅服抵夜乃去

觀鄧汝極傳以當時心學盛行崇證覺以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爲多汝極駁之曰九容之不脩是無身也九思之不謹是無心也先生續曰四敎之不立是無道也六藝之不習是無學也

抵上蔡訪張仲誠仲誠曰脩道即在性上脩故爲學必先操存方爲有主先生曰是脩性非脩道矣周公以六藝教人正就人倫日用爲教故曰脩道謂教蓋三物之六德其發見爲六行而

實事爲六藝孔門學而時習之卽此也所謂格物也格物而後可言操存誠正先生教浤毋乃於大學先後之序有紊乎仲誠名沐以進士知內黃縣事有惠政

先生謂李子楷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覩覩之此是禪宗否子楷曰此誠近禪愚等操存不如此乃將學問思辨俱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內用功先生曰如此則孔子學於識大識小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聞與達皆其兀然靜存不覩不聞時也而可通乎

先生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婉引幾一月將行申曰學原精粗內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亾多因心內惺覺口中講說紙上議論三者之間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輒稱書院或曰講堂皆倚學之不講一句爲遂非之柄殊不思孔門爲學而講後

人以講爲學千里矣仲誠笑曰向以爲出脫先儒籓籬不知仍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先生拜手曰承教不敢自棄勉加操存先生揖操存有年願進習行以惠蒼生仲誠拜手許諾

返鄢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學習但操存功至即可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懼後儒虛學誣罔至此乃舉古人兵間二事扣其策次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尚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豈君操存尚未至耶乾行語塞

偕王次亭昆仲習冠燕諸禮次亭問明德親民先生曰脩六德行六行習六藝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藝於天下所以親也今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爲學教然則何者爲若所

以明之親之者乎閉門靜坐返念收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操存也

觀塨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學以經世爲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評曰見確如此乃膺當路尊禮集多士景從亦祇講書說話而已何不舉古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使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言傷吾心也

觀古月令每月敎民事至命樂正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歎令歷授時布政之法亡沾入建除宜忌諸術亦周孔學失所致也

謂塨曰予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憂乎存性存學所言大與宋明逆而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信吾說之不謬於先

儒而敎易行意甚盛也然于宋南渡時尚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涂不願作道統中鄉原矣且所謂未墜者非他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在身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於孔孟墜也即合於孔孟亦墜也吾與子今日苟言而不行更憂其墜矣而暇爲先儒文飾曰未墜哉

敎儀曰人之不爲聖人也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爲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小節爲聖不在此吾黨須先於小節用功

閱宋人勸其君用曉事人勿用辨事人歎曰官乃不許辨事邪曉事者皆不辨事邪愚謬至此不亾得乎

觀周密癸辛襍識載周平原云程伊川言有眞知所行自然無

失以致學者但理議論不力實行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居官不理政事以爲俗吏所爲惟建書院輯語錄爲賢異乎此者其黨必擠之爲小人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不在典午淸談下也當時儒者猶覺其害如此今則舉世罔覺矣

王法乾爲定州過割地畝於己名下書狀不如式氣象鬱鬱然先生曰爲主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卽茫然賢豪不免況常人乎予嘗言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不其信夫

謂魏帝臣曰近世翰林院侍讀侍講修撰等官爲朝廷第一淸貴之臣奈何唐虞命官詔牧乃忘此要職乎學術誤及政事可歎也

三重之道王者之迹也三物之學聖人之迹也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

謂曹敦化曰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

郝公函三聘請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乃往重光及門人鍾錂從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爲兄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

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榜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榜曰武備課黃帝及太公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陳水陸諸戰法并射御技藝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

東曰理學齋課主靜持敬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北空二齋左處儐介右徧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榻行賓右厦六間容車騎東爲更衣亭西爲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爲倉庫廚竈西北隅積柴炭

孔子討陳恆而料其民不予會夾谷而卻萊兵反汶田聖人之智勇也乃宋儒僅以明理解智公私解勇其氣運之阨哉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宋儒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

閱家語至遊農山歎曰觀於子路子貢則趙奢李靖仲連陸賈皆吾道所不擯矣乃自宋儒出而諸英俊胥不得與於吾道異哉

非禮勿視四句向二字一讀謂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當四字一氣讀重在一禮字謂視聽言動必於禮也天下歸仁即王天下有三重民其寡過也皆復於禮也

箸宋史評為王安石韓侂胄辯也其辯安石畧曰荊公晝夜誦讀箸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書生耳然較之當時則無其倫比廉絜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於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即當時至元祐閒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為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創發而卒神宗言之惓焉流涕夏本宋叛臣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

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幸又倍是宋何以爲國奉以歲幣求其容我爲君宋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荆公爲此豈得已哉辟之仇讎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貲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日久聞北風而戰慄於是牆堵而進與荆公爲難極詬之曰奸曰邪竝不與之商榷可否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拗可乎且公之施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荆公當念君父之讎而韓富司馬等皆當恝置也乎矧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

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於西山制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爲罪狀遂傳百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黄庭堅修神宗實錄務詆荆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荆公者是邪非邪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誣君父之讎也而天下後世遂群以苟安頹靡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指挂乾坤者爲小人也豈獨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

辯侂胄略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彙世知岳飛之忠奚世皆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

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義復讎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誅之以畀金也尚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乃夷考當時葉適丘崈辛棄疾等支吾於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異哉有題朝門者曰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一入竟亾燕可見當時人卽惜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亾也及金主見平原首率羣臣哭祭禮葬曰此人忠於謀國繆於謀身諡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淺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姦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僞學犯文人之深惡目宋儒之學平心論之支離章句沈錮釋老而自居於直接孔孟欲人不貶之得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輩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僞乎而遂深疾之也至於指數其奸除貶僞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姬勝盛左右獻媚而已郭

汾陽猶竊者極欲張曲江猶喜歎美而欲責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必非珥筆文人媒孽之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宵小無一察焉不其冤哉

偶觀宋孫讐宋時二傳歎宋家每論人先取不喜兵能作文讀書不可療之錮疾也殃其一代君臣毒流異世傷哉

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矣

觀古書言十淫有淫中破禮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

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退藏於密乃洗去心之汙染退然自藏極其嚴密一無粗疏即不動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禪宗空靜而文之以主一又贅之以無敵以似是而非者亂吾學哉

觀朱子語類秦檜愛與理學交自謂敬以直內終日受用則當

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固多矣

觀語類曰本朝全盛時如慶歷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不敢作事不敢動被外人侮亦祇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少寧積而至於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歷元祐諸人乎抑怨靖康諸人乎宋家可笑可憐積成禍亂之狀如此而乃歸獄荊公何也

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塨謂走路者兵農禮樂也路程本者載兵農禮樂之籍也宋儒亦不甚喜觀此籍蓋其所喜者尚在安樂窩居不在通曉路程也如論語敬事而信等語必曰是心不是政可見

天下寧有異學不可有僞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

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

王汝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其怨之自居長者人必其短之自居是者人必其非之先生曰然

觀朱子語錄見其於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公好稱之有隱忌焉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橫曰岳飛只是亂殺於秦檜也雖從天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予焉曰秦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

爲植秀銨言用人自鄉約保長與州縣吏胥同祿更代任用三年鄉里公課其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公卿

李鍚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

語杜生曰道莫切於禮作聖之事也今人覩禮之精鉅者曰不能粗細者曰不必是聖人人無從學也有志者先其粗愼其細學得一端亦可即如出告反面苟行之家道不亦秩孝弟不亦興乎

宋儒之學南誤張仲誠西誤李中孚北誤王法乾皆天生俊傑可爲斯人立命者誤常人之患小誤賢智之禍大至如呂新吾陸道威材識高矣亦沾泥帶水更可惜也

先生聞某不分父勞歎曰古者弟子爲學即教之事父事兄服勞奉養今學讀書作文必袖手靜坐安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靜坐爲學之弊也

大興王源介塨執贄從學先生辭不受固請乃受之曰文升剛主道吾友之文章識力想望久矣近又聞因剛主言爲省身錄

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衆過謙不敢當然相期於周孔之道者豈有既乎願斷自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奇正而已又曰假以烏合數千使子治之何法爲先對曰莫先束伍先生躍然曰子眞其人矣次日率源祭告孔子行釋菜禮源紀二詩曰離迷禾黍問南村慚愧擔簦五柳門十載低顏隨燕雀半生孤眼橫乾坤先生有道青雲上今日從遊皁帽尊虞夏高歌人未老燕趙風雨正黃昏藜羹麥飯話情親今古興亡賴有人破屋寒飛宵練影荒籬遙隔夕陽壓直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閩山勢東蟠滄海盡應知燕趙自生申

漢軍崔璠與若來問學先生講之曰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

與門人言博蠡脩河法曰北人祇思除水患不思興水利不知興利即除害也

吾事水學不外分濬疏三字聖王治天下亦祇此三字

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宋儒待孟子也孟子志在名世身肯居哉儻以晋宋儒必悅使觀朱注果明程子曰齊王處孟子未為不可慨然歎曰程朱之學易得冒孔孟之學哉

許恭玉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於建國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是哉自帖括文墨遺禍斯世即聞行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

謂門人曰心性天所與存養所以事天道藝師所授習行所以事師

顔氏學記卷三